後學宛陵黃一騰仲昇父校閱

朱晦菴辨陸象山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飲食之人却硬要將肉將飯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

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者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但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是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纔見得

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是長久相聚還理會個甚麼何故不教他歸去自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

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已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要成已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道理囉囉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那箇眞是是那箇眞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樣如此眞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個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說那中也說得錯了只說得恁地含糊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間每事理會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甚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先生問仁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都是分

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都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不爲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爲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爲是自以爲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已不合

必大因言金溪有言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已是剩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全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盛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

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禀之祿把許多麤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其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吾儒絕

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去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曾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襍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曾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是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節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性做氣說了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態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

得一箇事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無許多事他都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如何不似他見得直捷俊偉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要緊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只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他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眞心若理會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鶻突遮蓋在這裡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

學者便要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自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着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便說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已復禮到克去已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已復禮便眞實下工夫一日克已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於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眞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已復禮想是見天下歸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却似說如飲醇醪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恁地快活便會使人恁地發顛狂其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得見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纔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裡教

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爲學若不靠實了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人都顛了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

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心了有個父召急趨底心又有個造淵奧底心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便貼着一個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某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曰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說一遍着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嘆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燦然著存

某向與子靜說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

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裡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纔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是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册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言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自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自視霄漢悠悠過日下稍只成

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
非所謂意見乎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但是去克去已私利欲之
類自別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
曰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悟
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因看金溪與胡季
隨書中說顏子克已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
是禪尤分曉此乃捉着眞贓正賊惜方見之不及
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
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矢橛等語
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
久久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
下稍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
自謂不妨者也果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
頭腦甚惡之又戀着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
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脇下是在右脇下待尋
得見了好與奪下却提將出門去果老所喜皆是
麤麤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

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鶻突底禪群疑塞胷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曰果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

應千罪萬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耳

吾儒頭項多思量着得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的當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是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

意指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浪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自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悞今教公之言只討聖賢之書逐日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者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贏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

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還替得公麼陸剛定也
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
書他若不讀書如何便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
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個個學得不遜
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少長之節
可畏可畏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
細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
無個脫灑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
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
是他行不掩其言自家又柰何得他只是自點檢
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合當恁地不是因
他說行不掩其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
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
幾個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
他於章句外別撰一個文字與他鬬又曰某也難
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
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拘不轉了又不信人言

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
人說言忠信行篤敬與人忠等語皆是實說鐵定
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
得到便是道理
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
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爲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
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個硬說鬧倒
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
悖慢無禮便胡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許多粗
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恁地不好恁地
快
符舜功問子靜君子喻於義曰義曰子靜只是拘伊
川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
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喻又安能
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子靜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巳力排其
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
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纔見人說省察

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
他又言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呵佛罵祖之說致
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聒聒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
子靜說告子論性彊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
好使人警發有纘密之功昔荊公參政日作兵論
稿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適客坐於書院竊取視
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
相見荊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荊公
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荊公退碎其硯下之稿以
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子之學蕩而無所
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
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
可以爲不善耶其悖異悖如此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朱先生云陸子靜
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
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

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不得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係决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其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悉處疑是疑悉處曰信其說學疑其詞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個分曉若一時不會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識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亦同一個道

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義襲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强探力取曰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得他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爲此乃告子之見直是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

末隱顯精粗皆以一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裡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讓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得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就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

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舜功曰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

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許行父謂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功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都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仔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裡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

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個是底在這裡所以無往非學

他只說天命之性人爲貴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個是時文也莫道時文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因說子靜言江南人未有如他八字着腳

陸象山論朱晦菴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豁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呂伯恭約先生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甚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鵝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繞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復齋

先生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泪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及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翼日元晦與伯恭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先生莫不悉破其說繼曰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屈方會之時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舉舉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滋瑩

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
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
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異
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
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誠當今
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歸會於
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
自得則未也○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
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
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
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元晦見二詩
不平似不能無我

淳熙八年春先生訪元晦於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
與先生泛舟樂日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
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
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
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
在此不會說到這裡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

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反觀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能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也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

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必能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

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在斯堂者
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
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溪嘉率僚友諸生俱至白
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
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
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而
動心焉嘉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
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
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先生云講義述於當
時發明精神不盡當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
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
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是子靜
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
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
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
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朱元晦書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其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喜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要緊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已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囘書其言明當且就此去持

守自見功効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志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朱元晦喜晴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與陶赞仲書略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扃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二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以晦翁之高

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再書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略云學者求理當惟理之是從豈可苟私立門戶甲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會傳孔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量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辨之非答諸葛誠之云示諭競辨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無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

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其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朱論南康東萊止齋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有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
致知在窮理理窮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
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
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
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夫又歇仍舊一塵鏡已
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說仁之一字上蔡
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豈
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
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

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
城裏說人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
個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

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云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
死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父以爲孝孔
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
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
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
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

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爲巳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象山失之寡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

屈於王莽者甚多光武是一個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麽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麤其說振厲使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個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麤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看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

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個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說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今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辯子由

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太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家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言語亦有所自來也遷只在權謀功利孔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

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外馳之失不少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功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誠恐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先生出示答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未嘉未康之學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作改換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有些伯術郎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未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

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個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肯喫茶使孔

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論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談問此一事公羊議論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左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左氏疎脫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人易向外走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去左傳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

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裡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其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驕吝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其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子靜雖占奸不說然他見得成個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個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

至如君舉胷中有部周禮都撑腸拄肚頓着不得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着只是他稍理會得便是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個道理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個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强說便說出無限亂話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便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個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許多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因知其不能自立其胷中自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

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個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拍頭器遠言陳丈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北齊宣帝曰欲事君者豈可不以此爲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爲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爲事君法

朱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爲博只如韋玄成傳廟議渠自不理會得却引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註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爲廟豈獨后稷別廟又云后稷不爲太祖甚可惟也

季通云朱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問先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

陳同甫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名爲諷說反被他玩

說同甫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是被包裹在裡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甫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恠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見得他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得此說也須囬轉得幾人又嘆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他陷身汙濁要擡頭出不得

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甫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陳同甫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

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也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甫在利欲膠盆中 而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甫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甫亦是於唐漢事迹上尋討個仁義出來便以爲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因言陳同甫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他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

或問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見不破只說個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的事

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

可畏可畏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個行戶尚有個據處如葉正則說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的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別是個魁偉底道理却是個甚麽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誤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又說你是未曉得到這裡他是也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獃人都被他瞞不自知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家後來學者模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九終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十

楊墨老莊佛禪

先生教其思孝弟爲仁之本其竊謂人之初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時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長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其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以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 程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及不得愛及不得爲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謂雖瀰漫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是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辟之木其始抽芽便是草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榦發榦然後生枝生葉然

後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榦有枝葉能抽芽必
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
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
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葉
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塗人一般
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
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
裏面發生出來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救
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繼著書立言以示後
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
之禍害毓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
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
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
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
蕭何曹參汲黯太史公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
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
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

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問楊朱似老子項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惟故孟子以爲無君此獸是也

一陰一陽謂之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開闔已是感既二則更有感所以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

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爲生物之本陋哉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陰陽未判太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

之用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問老儒讀老子多爲矯時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曉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灑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可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有無爲句皆非老子之意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

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
爲能弘道也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
盡者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此說着便不是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着便不是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似不相入處如冰炭
其初意欲譚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上
去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
蘇秦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押闔既
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
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然其學甚不近
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自置而不足論也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
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
如人剛强咆哮跳躅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
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
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
耳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
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
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
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
字或通用不可知蘇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
之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

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
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强升
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
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
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
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
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少間
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
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

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
着那剛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
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鬼是一鬼是二一是水
二是火二抱一鬼載鬼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
他這箇甚麽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
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
剛這氣便粗了

老子之學鬼常養鬼故不耗散而水火交

因說參同契曰他之法只是以神運此精氣結而爲
母其說甚異

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竟
無歸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復來
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
了氣盡則知覺亦盡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
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高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
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戴洗資刊

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開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便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其要只在收放心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乃所謂坐馳也

人有語導氣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閑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纔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問老子與鄉愿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鄉愿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的好人

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老子與莊子似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個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奏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遊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遊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一於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問不相接大抵楚地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辨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

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
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
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辨說數語似好曰
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
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
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薾都不似
西京時文章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
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
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如說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
他直似是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莊周列禦寇亦似這曾點意思他也是不專學老子
吾儒書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
放浪去了而今禪學也是恁地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故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
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多稱佛家於心地上煞下

工夫

因論佛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灑廣濶
然考其語本多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
又說眞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却是有物與吾
儒說略同但是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個心
如老子亦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伊川云只就迹
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只
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
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條絲若老氏猶
自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
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問人皆以佛之說爲無老氏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
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
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
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

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
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滿
身穿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條絲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
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
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
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
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閃
奸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
學便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
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
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
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常言老氏貪生
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
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

會自家一個渾身釋氏則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鬬機巧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老氏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淡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無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徧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譚而非老子之意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

犯如愛其身也寵爲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與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眞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眞矣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卻說及下截曰老氏勝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釋定道出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

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滅絕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如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道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見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

頑空者如死灰稿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
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迹上
斷便了他既迹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
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
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
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
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同江河競注而不流野
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徬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
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
見出這一般道理來又達磨入來又翻出許多窠
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
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鉗制愚俗以爲資
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
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
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
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措置之方既

不出於言語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
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
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
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
開洛諸公既皆闡明聖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
切如博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賛東坡儲祥觀碑陳
後山白鶴宮觀記皆是文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
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强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
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蹈
其中而不自覺矣朱

釋氏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曰絃緩何如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再如何曰諸音普

矣佛曰道學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出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被他作弄得

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稍頭中間眞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個不得如他幾個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個不下將去愚人他那個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不說時雖掉翻了依舊離這個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都被

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之趣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個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個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的是有時揚眉瞬目的不是

傳燈錄極陋蓋眞宗時一僧做卜之眞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年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問答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處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

可使之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差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出渠問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也渠自錯認差了渠雖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了老專教人坐禪果老以爲不然著邪正論排之其後果老在天童了老乃一向尊師禮拜果遂與之同及死爲之作銘問渠既要清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果舊甚喜子韶及南歸遺書責之以爲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果文字去正邪問病翁墓誌中說官蒲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違耳別無他說

問禪僧有鳴鐘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空自知得只是能偃不臥牀席耳別無他說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

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
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得出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
其說以爲墮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
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
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
時（理障 事障）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
夫若是專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
只是把一個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
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
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也只是教人如此但他都無義理只是
個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可
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禪只是一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矢橛他道理初不
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

原件短缺 P26

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悟後便作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淺深某舊來愛問叅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考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睟面盎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胷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彦仲修行却不會禪寶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

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豎立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强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譚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譚然實剽竊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故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

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怎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慫捉事人故意攤贓耳

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總總亦南劒人也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爲對者又別有一善常總之言初未爲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與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爲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

識上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公當來未甚自差後來傳襲節次譌舛曰看他說善者之辭不與惡對已自差異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爲曰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所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釋氏指性爲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疑於無異然而不同 謝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

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來做

緣習 程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

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

舊所以能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開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發坐專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個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曉也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

本無二故也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不明正由情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

原件短缺 P32

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蹈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塗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張

釋氏不知天命卽所謂性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末緣本以小緣大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與 張夏蟲疑冰

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鼈在口譚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他把合天地世界總是這個物事乃吾之眞體却指肉身只做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個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廻故禪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滅絕天倫掃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着他這個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住便是成道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哭猪頭鴈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

氣衰時那一切情慾自然退減却是喚做工夫至到便矜耀以爲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朱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即這一個靈活知覺底常在面前作用便謂之性悟此則爲悟道一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去其實本領只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

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搖尾向前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窠窟裡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

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門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個甚麼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

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意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咏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禹湯文武做底事業豈不是用謝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事業如大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尚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道理便是天之所爲也更不作用　謝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性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

剝了一重皮又剝得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是性如視聽言動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動有動之理言有言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恭從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聰聰也得不聰也得從也得不從也得貌恭也得不恭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哲不管橫來豎去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呵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曾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耳問彼言一切萬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個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

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着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此見得只是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譚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皆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下面着個恭敬忠如出門

使民也只說個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禮當如尸立之禮當如齋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禮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

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其國王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爲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又有點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

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口嘗鹹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攸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裡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覩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

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個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禮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只是一個眞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個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這個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强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轉翻窠曰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爲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一塵刹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沉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卽物而眞者聖人之道也譚眞離物釋氏之幻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旣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個理旣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譚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稿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旣如稿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莊子曰心如死灰形如稿木
達磨曰心如墻壁乃可入道程

人能於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中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會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謂從那裡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上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以不知此

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稿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

爲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所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佛說直上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作心他便喚作前塵忘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覺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

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顏子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　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已發此心願且看那一個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

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則有之矣於理義則未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已乎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俱張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非若氣指何爲象時非若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可同語也哉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個空而不知有個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源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採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

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斑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禀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差其辨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釋氏合下見得一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是皆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個有甚麼好處也不曾厭可惜極好處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諭說神說

鬼只是一個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註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個無字自

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貞子則云若此貞子非名貞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個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個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直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

知其所蔽淫者只是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一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徹其行則顛沛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内不失成已外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胡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爲無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强於行履之地則不必假釋氏淫遁之辭以自

殆矣

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眞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今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亦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

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程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彼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只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教主人翁惺着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朱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空虛寂滅眞是虛眞是寂無處不知他所見者見個甚麼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生民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却皆去之所謂見者見個甚物

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窠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殺身施虎此是何理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眞慈

問釋氏說慈即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能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其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直無緣由其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妻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舍身以食之此何理耶

老氏只要長生其病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此分數然却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

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出新屋故責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會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案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個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會殺我

程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

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昨日之會大率譚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

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譚盛而晉室衰然清譚爲害却只是閑譚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日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决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裡去又其迹雖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

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本是个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个人又却要周徧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徧要之决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沒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

沒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强曰必盡絕爲得天眞是所謂喪天眞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邦竟無得處他有一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賛易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所謂自得也譚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徧 程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耶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三界外事耶天下豈有二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此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耶合無耶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麽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

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便利

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是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性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何如曰到他說便亂道又邦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會住是他本理只是一个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問劫煞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

道

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此意思

又問佛言生死輪迴果否曰此是說有說無皆難須

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

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天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着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目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

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且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

神與性原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問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个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陰陰血他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既死此个事又會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的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个正理若以見聞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个物事既死此个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

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說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而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廻之說俱詖淫邪遁之辭始可與爲善矣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爲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爲已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眞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

之所能爲哉夫欲以人爲者吾知其爲邪也
物無非我事無非眞彼遺棄人間大物惟以了死生
爲大者其蔽孰甚焉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
釋氏處生死之際其不動者有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
釋氏之學務使人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
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鬼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
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

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
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
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
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
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以利心上
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
莊生云不恒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今世
則已無之如道家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
譚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也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巳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子罕言利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因說誠意曰前輩有謂闢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劉元城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檄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佛以空爲見其見巳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常叅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覺其非

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

民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方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譚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釋氏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釋氏本怖死愛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是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高明篤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聖王復起必不棄中華之人於夷類也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則仲尼豈

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程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illegible]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是則
未[illegible]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
[illegible]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譚
[illegible]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
聖[illegible]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
味[illegible]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illegible]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
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
臭此言聖人之心要處佛家之言相反儘說無形
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畢竟有甚見處大
抵論語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黃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
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
甚當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週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譚仁譚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爲輪廻生死却爲釋氏之詞善遁纔窮着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册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心怎生事神明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叅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偸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眞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

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一喝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謝

孟子所言皆精神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

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夫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楊

君子之治心養氣應事接物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乃曰某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愼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朱

佛家有流注想水行將去有些滲漏處便是留滯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

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效驗底說話看他
畫毘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便吾儒說聖人
備道全美相似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
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蟻虱而生也一
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爲不仁此說亦不然
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耳
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
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程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
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
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智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
非中庸所謂極高明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
豈肯有過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
智窮力屈欲休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

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下曰從這裡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個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

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惺惺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隷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隷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是而心非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聞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强勉至於貌

則不可强

周茂叔窮禪客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是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嘗言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

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物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

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一般工夫方做得

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偉魁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賛某神師有曰當初若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

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做個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義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今釋子亦有兩般禪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

定輪輿與夫誓語可笑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經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譚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譚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

人多爲巫若巫爲祟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之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

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唐荆川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十 終

小宋書館藏